

後水滸

(四)

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七版

新式標點後水滸定價（精裝二巨冊大洋三元）
（平裝四巨冊大洋二元四角）

版權所有 不妨翻印

一原 名 蕩 寇 志

著 者 俞 仲 華

標 點 者 沈 松 泉

發 行 者 新 文 化 書 社

印 刷 者 新 文 化 書 社

總發行所 上海 新文化書社

分發行所 本外埠各大書局

第一百二十三回

東京城賀太平

青州府舉應元薦賢

話說徐槐接到張楷仲書信，靜候天兵，眼睜睜望了幾個月，只不見天兵到來，徐槐正在疑惑。忽一日，接閱京報，方知臨州方臘造反，賊勢浩大，童貫奏請將征勦梁山之師，改征方臘，——奏稿剴切詳明，申言梁山現有勇幹大員進勦，不日可除，似可無庸專伐。其奏詞內有云：『陳希真才冠三軍，雲天彪威揚全省，劉廣統強兵以壓盜境，徐槐率勁旅以搗賊巢，小醜就擒，指日可待。……』等語，天子動聽，硃批所奏甚是，即命張叔夜爲經略大將軍，統領二十萬人馬，赴臨州去征勦方臘。張叔夜明知童貫中有詭詐，只因方臘勢力猖獗，征討亦不容緩，今日已奉簡命，不能不去。當日受命謝恩，回府沉思道：『童貫奸賊，默右梁山，其意叵測，我奉旨遠征，獨留此種奸佞在朝秉政，將來爲害不淺，如何是好？』又想了一回道：『有了！古人有薦賢自代之法，今山東賀安撫，其人深能辨』

別賢奸，外貌雖委蛇隨俗，而內卻深藏風力，若使此人在朝，必能調護諸賢，潛銷奸黨，我明日便在官家前，力保此人內用罷了。」次日，叔夜入朝，便請召賀太平內用。天子允許，即日便傳旨加陞賀太平爲吏部尙書，兼理大尉事務，來京供職。叔夜謝恩。待到天子所命的出師吉日，便率領張伯奮，張仲熊，金成英，楊騰蛟，鄧宗弼，辛從忠，張應雷，陶震霆，統領天兵，辭朝出征。原來這鄧辛，張陶四將，于上年秋冬，本年春初，陸續調京內用，四人恰做了四城兵馬司總管，張叔夜見四人才勇超羣，此番出征，必須此等上將，方可成功，便奏準了天子，調撥四人，一同協征。當時天子御餞，叔夜領旨率諸將天兵，進趨陸州。途中，伯奮諫道：「陸州路遠，軍情事重，防有緊急事務，父親尙須遴選專事往來差官一員爲妙。」張公沉吟點頭道：「有了。我記得種經略處有一人姓康，名捷，爲種公驅馳多年，甚爲得力，我今日不妨備文移調，諒種公必不我卻。」說罷，便繕起一角文書，差人賁到種公處去。這裏一面督兵起程。果爲行至中途，康捷奉命而至，一同向陸州進發，討平方臘。——這是另一起公案，不涉水滸之事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一件事來，——也是國運興隆，合當除奸創佞——這件事卻是岬散聞韓功歸廊

廟。原來童貫因蔡京引進了梁山路頭，近來因宋江事急相求，又得了宋江的油水不少，童貫實是老奸，一點不露形跡，卽如阻張公征討梁山之師，反以攻方臘爲詞，又極力贊揚雲陳諸人，外面看來，豈非一片公道？不知從中包藏奸宄，誤國賣權，實實罪無可逭。當時聖明天子，以及在朝諸臣，一時都看他不出。誰知天道昭彰，自古無不破之奸兒，那童貫百般詭祕，卻不知不覺，弄出一件事來：原來童貫自富貴之後，變童季女，充室盈房，雖不能舉行實事，但意淫日搆，陷勝于人。就中有個最鍾愛的小子，名喚珠兒，年紀十有七八，生得曲眉豐頰，俊俏異常，又能粗通文墨，作事乖覺，童貫派在內書房，管理一切書札。至於上房，姬妾雖多，也只有一個極寵愛的，本是童府裏乳娘帶來的女兒，小字阿繡，後來長得十分標致，性情又極伶俐，童貫便消受了，合家便稱爲繡娘，童貫在她身上，真是百般優待，千樣溫存。誰知那繡娘因徒受虛聲，都無實惠，未免心內有些不自在處，童貫全然不覺得，只是日日照常過去。那珠兒素常掌管筆墨，遞送書札，有時童貫在繡娘房內時，珠兒便進房內投遞，童貫寵愛他，也不呵斥，也日日照常過去。從此人不知鬼不覺，那珠兒同繡娘，竟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兩相交易了。初時，把個童老頭兒瞞得

實騰騰地，困在鼓裏撒雷；日後也漸漸有些刮到他耳朵裏，因想這阿繡終不是真妻室，且裝做假聲，由他們去，忽念無故弄出個烏龜的名聲，心中大爲不悅，便一心要處治他們。也叫做天網恢恢，合當有事，往常童貫回府必先由外通報，內外大小各守職以待，這一日童貫回來，絕無消息，一脚直奔到阿繡房中，只見阿繡斜靠妝臺，珠兒在後爲其整理簪珥。童貫驀地一驚，放下那張不好看的面孔來，珠兒見顏色不善，丟開了手，往外一跑。童貫在屏門前見他跑出，便對着珠兒糞門兩靴脚踢去，珠兒只顧一溜烟的跑出去了。阿繡也立起身紅着兩隻俏眼，低聲作泣道：『珠兒害我！他無緣無故走進來！』此時童貫又氣又愛，倒弄得毫無主張，進房坐下道：『你們這般不要好！』阿繡道：『珠兒害我！我不要做人的了！但這回並不曾同他怎的，我今晚死了，還要求你好好的收殮我。』說罷，嗚嗚咽咽的啼哭起來。看官！這番情形，如何騙得過老奸巨猾的童貫？只因童貫十分鍾愛這阿繡，又恐怕這事聲張出去，弄得名聲不好聽，便堆下好面色來道：『你也不用哭，下次不可就是了。』阿繡還要哭個不住，童貫又撫惜了幾句，方纔無事。童貫便在阿繡房中，同吃了午飯，方纔出去，便到書房，只見珠兒也紅着兩眼，見了童貫，只是抖個不住，似乎怕打

的模樣。童貫道：『不必裝腔，下次不許進出罷了。』珠兒又陪了許多小心，童貫便吩咐道：『蒼頭老僕婦以上房石環門爲界，男婦毋混行出入。』——立了章程。那知童貫章程雖立，珠兒進出依然，日復一日，又有些刮到他耳朵裏來，童貫無可如何，也只得大度包容，只求不聲張出去而已。那珠兒和阿繡因爲童貫上回一番發作，又立了這樣章程，弄得進進出出，十分礙手！真所謂「畏首畏尾，身其餘幾」，所以兩人當興酣意濃之時，或聞人聲，或聞狗叫，必惕然驚起，苦不可言，兩人時常相對愁歎，也叫無法。

話中單表珠兒每當府中無事之時，常常上街閒行，酒肆茶坊，尋些快樂。衆人因他是個相府親隨，儀表又好，誰不想結識他，所以珠兒到處，有人奪會酒鈔，會茶鈔，珠兒少年高興，也喜歡結交朋友。是正天假奇緣，奸臣數當伏法，那賀太平春間出任吏部尙書，將要進京，適值當家管總的一個老僕，因病亡故，無人堪任此職。此蓋天錫已陞東昌府知府，與賀太平本來最爲投契，聞得賀府少一得力家人，遂薦一個姓高名鑑的。這高名鑑是蓋天錫親信的人，爲人有才識，有智量，生性樸忠，又最和氣，賀太平一見，便極歡喜，當時收用了，一同進京。原來賀太平生得面皮黃細，鬚髮蒼白，腰背微偻，舉步安詳，聲音

幽靜，童貫輩素來叫他做賀鼻涕，所以此番進京內用，那些好黨，竟沒有人來畏忌他。那家人高鑑在府中，也不過掌管些家常事務，公忠勤謹而已。一日高鑑出來閒行，忽被那珠兒看見了，珠兒便叫聲高二伯伯。原來珠兒本是山東人，他的老子曾與高鑑同事過的，所以認得，當時高鑑也回叫了一聲，兩人便相邀茶店敘坐，彼此各問了原由。那珠兒本來歡喜拉扯，又見高鑑是父輩朋友，更兼高鑑也是相府僕從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便邀高鑑到酒館裏去。那高鑑本來和氣，又與珠兒多年不見，今日珠兒又邀得親熱，不忍拂他的意，便隨了珠兒同去。當時酒館中雨下談說，倒覺知己。次日，高鑑也回請珠兒。數日後，珠兒又回請高鑑。——由是彼此盤桓，往來月餘，便覺得十分親熱起來了。一日，同遊承天寺，靜室閒談，不覺談及主人的知遇看承，高鑑便將賀相公如何聽信他，如何委任他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珠兒驀地記起童貫踢打之恥，便道：『老伯福氣好，遇着這樣精忠主人，得展才猷。』高鑑全然不覺便道：『貴上人身居相位，國家柱石，吾弟協理公務，亦是勤勞王事。』珠兒沉吟半晌道：『老伯真所謂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』高鑑聽到此際，心中大疑，便問道：『此話何來？』珠兒道：『咳，說他做甚？』高鑑不好逼問下去，遂將此話

放在肚裏，那口裏卻說向別處去了，當下閒談一番。高鑑肚中尋思道：『我時常聞得舊主人蓋相公，說童貫那廝是個奸臣，只是訪他不着真憑實據。今日我聽這珠兒口中的話大有蹊蹺，莫非這奸人合當天敗休管他？待我賺他一下。』便對珠兒道：『賢弟今日有沒有公事？』珠兒道：『沒有公事。』高鑑道：『既然如此何不請到舍間一敘？』珠兒應諾。當時二人出了寺門，高鑑竟邀珠兒到了自己家中，高鑑道：『今日屈駕來舍，一因貴務閒暇，可便長談，二因家有薄釀，聊申微意。』珠兒稱謝敘坐，高鑑吩咐家裏治酒。須臾間，裏面搬托出來，主客謙遜就坐，果然好酒，珠兒稱讚不絕，高鑑不住的勸侑，酒後話多，扯東拉西的已說了一大片，高鑑乘勢又提起那主人知遇的話頭，那珠兒口裏，終不提及自己主人；高鑑已瞧着到七八分，便道：『貴上人童郡王精忠報國，中外咸仰，吾弟在他手下，真個不枉。』珠兒聽到此際，本不肯說出童貫陰謀，奈因一來酒後，二來年輕，三因高鑑打聽之情，四因童貫阻姦之隙，便開言道：『老伯，你兀自道他忠臣哩！我同老伯情分，不比別人；但說何妨。』便將童貫怎樣私通梁山的話，從頭至尾細細說了，高鑑故作愕然道：『貴主人有這等舉動？』珠兒道：『梁山書信。常常往來。』高鑑道：『噯！那書信怎樣寫

法的？」珠兒道：「明日拏來與你看看便知。」高鑑道：「倒要瞻仰瞻仰。」說到此處，又另談別項事了。當時兩人暢飲而別，臨別時，珠兒相邀明日酒樓上回請，高鑑領諾。到了次日下午，高鑑果然不失信，直到童府來等，珠兒甚喜，便一同出去，到一所酒樓上去了。酒至數轉，珠兒笑嘻嘻的向懷中，取出那封梁山寄與童貫的書信來，——原來是珠兒同阿繡商同了，向內室去偷出來的。高鑑一接此信，心中倒驀地詫異起來，暗想道：「這封書來得直如此容易！」便收了那信，立起身來，附着珠兒的耳朵道：「這裏人多，此信不便開着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將那信揣在自己的懷裏了。方將坐下，忽賀府中一個親隨，氣急敗壞進來，一見高鑑便道：「高二爺果然在此！老爺有件要事，等你已久，快去！快去！」高鑑一聽便立起身，對珠兒道：「敝主人既有要事，只好改日再會了。」說罷，便同那親隨離了酒樓，一直奔到賀府，見了賀大人，完結了那件事。高鑑便請屏退左右，將那封書信呈上，并稟說如此如此得來，賀太平聽了，并將那信從頭至尾，細看了一遍，又看那信內接到日期，確是童貫親筆標寫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我說童賊大有蹊蹺，原來如此！」便教高鑑退去，吩咐備馬。原來賀太平作事凡樣迂徐，惟有做到舉賢除奸兩樁事上，便刻不

停留。當時懷了這封書信直達宮前，叩闕請見，時已酉牌，天子正在內宮，黃門官報入，天子急忙召見，賀吏部進前，便將童貫書信，面奏童貫奸惡誤國。天子聽了賀太平所奏，又見了童貫親筆，不覺大怒道：『怪道這廝時常諫阻征討梁山！』便立刻傳旨。召童貫，當面，天子一見童貫，也不說話，只將宋江之信擲與童貫，童貫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俯伏金階，一言不發。天子便命擎交刑部。可憐一個位極人臣的童貫，早上還烜赫朝中，晚間已拘囚獄底了！京中臣民駭異之聲，不絕于耳。那珠兒方自酒樓回來，聞得童老已吃擎了，喜出望外，便同了阿繡，捲了細軟，見機而作，騰雲價不知去向了。

次早，聖上傳旨，將童貫家私，盡行抄沒。第三日，三法司彙奏童貫罪狀，天子便傳旨，將童貫綁赴市曹正法。童貫臨刑之時，方曉得此案係賀太平所奏，浩然歎道：『我素常笑他是個鼻涕，不料今日死于鼻涕之手！』須臾間，一道靈魂，往業鏡臺去了。士民無不稱快。天子便命賀太平供樞密院使之職。賀太平因高鑑舉事敏捷，得除大奸，甚爲歡喜，便重賞了高鑑，從此大爲重用；又深服蓋天錫知人之明，便在天子前密奏蓋天錫，天子也深知蓋天錫才能可用，山東檢討使缺出，天子便命蓋天錫特陞山東檢討使，傳旨山東去

訖。按下朝中之事。

且說蓋天錫奉旨陞任山東檢討使，端的秉公率事，去佞舉賢，政聲愈著。其時濟南府推官畢應元，就是那年在曹州府做押獄的，因其才能強幹，深得賀太平器重，一力提拔，直做到這個位分。今又值蓋天錫做檢討使，畢應元本是舊屬中之知己，此刻上下相孚，更為莫逆，因青州知府缺出，蓋天錫特保畢應元陞任，真個是人地相宜，才能稱職。時值初夏，畢應元收拾了行李，稟辭了蓋天錫，由濟南赴青州。當時出了濟南城東門，一路車仗馬匹，平坦道路，到了接龍山按站歇宿。次日，行抵集鳳村，棄岸登舟，由沉鼃港一路，直抵章邱縣南境夢熊河，時已傍晚，到了站頭，泊舟隄下。畢應元吩咐僕人造飯，自己負手出蓬，四邊閒看，只見羣舟停泊，一片燈光，與水光相映，大小桅檣，密麻也似的排列隄下，那提岸高二三丈，連雲屹峙。畢應元看了一回，走進艙來，吃了夜飯，就在燈下觀書。夜分已深，方將就寢，忽聽得人聲喧嚷，羣舟紛紛解纜，十分忙亂，畢應元急忙出問甚事，舟子道：『老爺快請艙內安坐，這裏隄岸將倒，小人們解纜急避也！』說未了，羣舟已紛紛離岸，不多時，只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響亮，那條長隄已坍倒了四十餘丈，幸喜各

舟迴避得快，未曾打壞一隻，只聽一片聲叫運氣，叫個不絕。畢應元問舟子道：「這隄岸我方纔看他好好的，爲何忽地崩壞？你們爲何預先曉得？」舟子道：「老爺有所不知，這河裏有個豬婆龍作怪，這豬婆龍最喜攻決隄岸，方纔小人們聽得隄下水聲異常，便曉得這孽畜作怪也。」應元道：「原來如此！這倒是一方巨害，理合速行設法驅除。」舟子道：「數日前這裏地方上，共想一個釣他的法兒，原要明日舉行，不料今夜他先作怪了。」應元道：「今夜他既如此，想明日一發要捉他了。」舟子道：「正是。」應元道：「這豬婆龍怎樣捉法？我明日且看他們捉了再去。」當夜無話。

次早，舟子進來稟道：「老爺要看捉豬婆龍，他們此刻來也。」畢應元甚喜，便叫推開船窗，應元凭牕看時，只見一隻小艇，五六個漁人，載了釣具，到了江心，便將那棍子粗細的一根釣索，鉤了香餌，投下江去；衆人都靜悄無言。不移時，只見數內一人叫道：「有了。」衆人急收繩索，卻叫聲苦，原來這豬婆龍力氣倍常，衆人收索子時，他儘力往後一退，這船上五六個人，險些都被他拖下水去。衆人急忙將索子吊在船上，那隻已被豬婆龍拽得飛也似去了；衆人皆驚。只見那船隨了水中的豬婆龍到了一處岸邊，那飄泊的往

水裏一沉，嚇得衆人面如土色，幸喜那船卻不認真沉下，漸漸在水面浮定了；衆人將船攔岸。大家都上了岸，就岸打了個樁，將索子頭在樁上繫牢了。畢應元暗想道：『這豬婆龍真個大力！方纔這船在水上一沉，分明是他尋着了石骨，忽的鑽入水底去據石骨之故，他在水底一鑽，這船自然在水上一沉了。但他已據了石骨，一時到難取他，且看他們如何設法。』只見衆人在岸上略歇了一歇力，便再邀幾個幫手，在岸上一齊掣了索頭，一聲打號，衆力齊舉，只見那條巨索，好像水底下生牢的一般，休想拽動分毫，衆人拽了好歇。力氣已盡。岸上看的人，已團箕般立攏來，數內有幾個人不伏氣，便一閃閃起了三十多人，再來協力共拉，只見呼喊連天，煙塵陸亂，拉了好半歇，那根索子動也不動，那三十多人，一半還拉住索子，一半已丟了手，喘呼呼地看着水裏，束手無計。畢應元在船裏也看得呆了，替他們想不出法兒。那對岸看的人也如圍牆般立着，正想渡河過來幫他們，忽見這岸人叢中有一個老翁鬚髮蒼白，精神矍鑠，臂長腰挺，面赤耳長，執近岸旁，揚聲道：『你們做甚？』連問數聲，一個壯漢道：『你問他做甚？我們拉龍，你可來幫幫麼？』那老人冷笑道：『甚麼叫做拉龍？只怕你們這樣拉式，就拉蛆也拉不起來！』內中有幾個不服道

：『你這老兒不懂人事，我們多少人拉不動，你有多大本領，來說風涼話？』那老人道：『噫！原來如此，我倒不信了！』那羣壯漢呼的將繩索遞與老人道：『你不信，便是你拉。』畢應元在船內暗點頭道：『這人倒有些古怪。』只見那老人不慌不忙，接繩在手，卻並不拽動，反將岸上一大樑繩索放入江內，約有半時之久，旁人冷言微笑，半多不解。忽聽得水中礮然一聲，衆人都吃一驚，只見那老人迅手拽起絕大一件東西，提到岸上，兩岸齊聲喝采，衆人急忙上前亂鉤亂搭，竟是一個大大的豬婆龍，只見那豬婆龍左爪已斷。原來豬婆龍的前兩爪深據沙中，最爲有力，所以任憑牽扯，只是不動，待老人將繩索放鬆片時，他卻拔鬆了一爪，去挖上膠的釣鉤，吃老人猛然一拽，應手上來，但一爪據沙，力已非常，若非老人大力，亦斷不能拔斷其左臂也。畢應元見了，大爲驚異，忙令親隨上岸，請那老人登舟相見，那老人笑道：『致謝相公，老夫現有要事，容日再當稟見罷。』畢應元在舟中，又打發第二次人上岸道：『老先生少留，容主人登岸親見。』應元一面使出舟登岸。那老人見其至誠，便隨着應元同到舟中，應元遜坐道：『適見老先生神力異常，不勝欽佩，敢問尊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高壽何年？願領大教。』老人深深長揖答道：『老夫姓

龐，名毅，小字致果，祖貫泰安人氏，現在暫居此地章邱縣界，虛度七十三春，自幼不成一藝。『應元恭敬道：『先生武技絕倫，詞論高雅，必有一番著績，敢問幼壯年間，曾有若何功業？』龐毅道：『長官謬贊了！老夫乃漢臣士元之裔，業儒數世，老夫幼年也曾攻讀詩書，暇時習練些武藝，記得那年嵇仲張公，做甘肅蘭州錄事參軍時，老夫正做蘭州提轄，那時年富力強，正值張公平定西羌，老夫備員行列，效得微勞，因遷團練，陞授防禦。後張公內用，老夫仍在蘭州，祇以性情剛戾，與上司不相投合，以致沉滯多年。後聞張公爲蔡京所害，貶謫西安，老夫聞信之下，憤惋不食者數日，又因自身現在地位，亦毫無功業可建，便辭退原職，告休回家了。回家之後，無所事事，少年狂態未除，聊以入山採獵爲戲。當世英雄中，老夫素所稱許者，乃是蒲州大刀冠勝，竊以爲此人忠勇軼倫，後聞那厮竟降于賊，詫異不絕者累月，因歎世上人心難測如此，遂不敢出而問世了。家居多年，倒也躁釋矜平。那年雲將軍攻討清真山，老夫在泰安正是咫尺之地，頗有人勸老夫投軍，老夫因想年紀老邁，還有何用，況且雲將軍手下，謀士如雨，勇將如雲，也不少我龐毅一人，因此俄延不出。今日閒遊過此，偶見孽蟲害人，未免又使少年豪興，適被長官見之

，竊恐爲長官所笑。」應元道：「先生說那裏話來？眼見得文武高才，老當益壯，定是笑傲當世，不屑屑于榮祿者，如不見棄，願訂金蘭。」龐毅道：「承長官過愛，只是老夫癡長，未免妄僭了！」當時在舟中便焚香證盟，訂爲異姓昆仲。畢應元便吩咐舟中治筵席，龐毅道：「既承仁弟不棄，一見如故，可以無須如此客套；舍下雖此不遠，願請行旌小住一日，未知可否？」應元欣然應諾。龐毅家在章邱縣東境，應元此去，正是順路，遂命舟解纜前行。只聽得岸上那班人，還在那裏哄哄的講說豬婆龍的利害，老頭兒的本領。畢龐二人自在舟中暢談。不多時，同到了龐氏草廬，龐毅請畢應元登岸，只見三間矮屋，斜臨江口，龐毅指着對應元道：「這就是愚兄舍下也。」相邀一同進去，裏面院子，極其空闊，廊下掛列些弓矢刀鎗，叉棍鐵，只見面前三間平屋，左首窗前，倚着一把厚背薄刃截頭大斫刀，畢應元近前看時，約重六十餘觔，應元道：「想是老兄軍器也。」龐毅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當時遜應元進內坐地，只見有十餘人供奉驅策，內外肅清，少頃擺上酒餚，龐毅遜了坐，應元見他珍饈百味，不同于人，異樣品類，異樣烹餌，應元一一問了，龐毅一一答道：「這是豹肝，這是虎腦，這是狼臂，這是豺髓，——諸如此類，真是嘗所未嘗，應元極